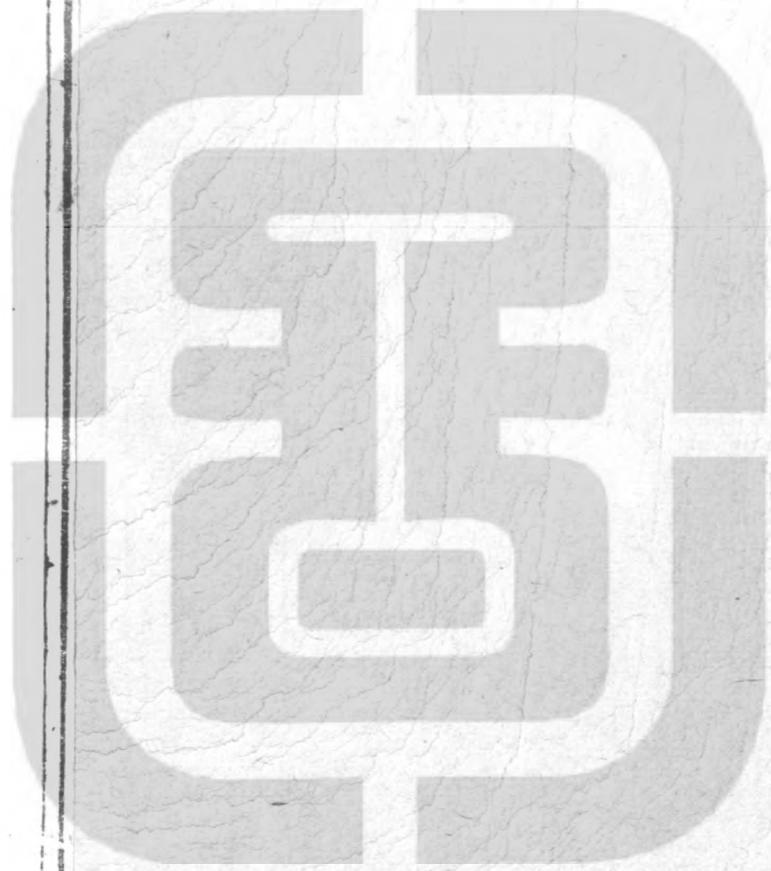


會  
心  
編

樂  
集



會心編卷之二

樂集

二之一

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日不  
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予  
曩告予曰為國家必先以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  
不亦可乎孔子喟然嘆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  
非禮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  
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  
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歛無時暴也不試

責成雲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

子賤為單父宰瀕行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  
陽晝曰吾有釣道二請以送子夫極綸錯餌迎而吸  
之者陽鱈也其為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  
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未至單  
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  
晝所謂陽鱈者至矣於是請其耆老賢者與共治父  
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所父事者三人所兄  
事者十人所師事者五人皆教所以治人之道身不  
下堂鳴琴而治

文帝以廬江文翁為蜀守守  
百頃翁乃立學選吏子弟就學  
人東詣博士授七經還以教  
齊魯  
灌漑繁田千七  
萬士張叔等十八  
學徒鱗萃蜀學比於

東海太守尹翁歸以治郡高第入為右扶風翁歸為  
人公廉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奸邪罪名盡知之  
各有記籍被籍取人以一警百吏民皆畏服改行其  
為扶風選用廉平疾奸吏以為右職然溫良謙退不  
以行能驕人故得名譽於朝廷

潁川太守黃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長吏許丞老病

會人紀卷二  
聳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重聽何傷或問其  
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公私耗費甚多所  
易新吏又未必賢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  
耳霸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  
尹  
韓延壽入為馮翊出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訟田延  
壽大傷之曰不能宣明教化至民骨肉爭訟咎在馮  
翊因閉閣思過於是訟者自悔願以田相遺不復爭  
郡中翕然相教厲二十四縣莫敢以辭訟自言者推  
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

龔遂治渤海念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乃躬率  
以儉約勸民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  
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  
獄訟止息

魏相好觀漢故事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  
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敕掾吏  
按事郡國或得四方異聞及逆賊風雨災變輒白相  
輒奏言之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  
卓茂為密令視民如子吏民親愛不忍欺民有言部  
亭長受其米肉遺者密曰遺之而受何故言人之所

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相敬事也民曰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律教汝汝必無怨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由是教化大行道不拾遺

仇覽為蒲亭長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告元不孝覽驚曰吾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子孤苦身投老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於不義乎母感泣去覽到元家與其母子飲為陳人倫孝行曉以禍福元卒成孝子馬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摠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

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羗欲旅拒此太守事耳

孟嘗為合浦太守郡俗舊採珠以易米時二千石貪穢使人採珠積以自入珠忽徙去合浦無珠饑死者盈路孟嘗化行一年之間去珠復還

賈彪潁川人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

者千數僉曰賈父

杜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杜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其激已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意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暢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

賈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于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

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乃命御者褰之百姓聞風

自然竦震其諸賊過者望風解印綬去惟慶陶長濟

陰董昭觀津長梁國黃就當官待琮於是州界翕然

後漢侯霸字君房新莽時為淮平太尹政理有能名更

始元年遣使召霸百姓老弱相携號哭攀使者車轅

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期年其得民心如

此

陳寔為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者捕之未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

劉矩遷雍立令以禮讓化之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恐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

傅玄為中丞每有奏劾或日暮則捧白簡整襟帶坐以待旦於是貴遊懾伏臺閣生風

晉顧愷之無錫人為山陰令劇邑十萬戶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愷之抑繁以約縣治無事晝日垂簾其理繁治劇之才如此

祝良字石卿為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暴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中紫雲杳起甘雨登降人為之歌曰天久不雨烝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應滂沱下雨

南宋傅翮為吳令孫廉問曰聞丈人發奸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翮曰無他唯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動則事無不理憲行則吏不欺事理則物無滯後代劉玄明為山陰令問舊政玄明曰作縣惟日食一升飯而勿飲酒此第一策也

蘇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論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

會心錄卷二  
如何因而下淚諸証人莫不灑淚普明兄弟叩頭乞  
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居

韋宙丹子也為永州刺史方災歎乃斥官下什所以  
供刺史者得九十餘萬錢為市糧餉倍不知法多觸  
罪宙為書制律并種植治生之宜戶給之州負嶺轉  
販艱險每饑人輒享死宙始築常平倉收谷羨餘以  
待乏罷冗役九百四十員縣舊置吏督戰宙俾民自  
輸家十相保常先期約束賊不敢犯湘源產零陵香  
歲市上供民苦之宙為奏罷民無牛宙為置社二十  
家月會錢若干探各該得者先市牛以是為準久之

牛不乏

鄂岳地囊山帶江處百粵巴蜀荆漢之會土多群盜  
剽行舟無老幼必盡殺乃已觀察使崔郾至訓卒治  
兵作蒙衝追討歲中悉誅之郾在陝以寬仁為治或  
經月不答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郾曰陝  
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夷俗  
慆狡為奸非用威刑不能以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  
也

元結刺道州承兵賦之後徵率煩重民不堪命作春  
陵行以諷末云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詩結以人困

甚不忍加賦嘗奏免稅租及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免租庸十餘萬緡流亡盡歸

五代漢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其丘壟詔許之州人相與聚哭而葬之爲立祠歲時享之太師馮道曰吾嘗爲劉君僚佐觀其爲政無以踰人非能減其租賦除其繇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之所能爲他人不爲而劉君獨爲之故汝人愛之如此

周敦頤道州人初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司理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頤力與辨不聽歎曰如此尚可以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釋調桂陽令改知南昌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以汙穢善政爲耻

程顥調晉城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恤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鄉必有校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其善惡使有勸有耻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呂公著薦爲御史

謝方明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變者則以次漸變使無跡可尋

張忠定公寢室中張燈炷香通夕宴坐郡樓上鼓番漏水歷歷分明儻一刻差必詰之守籤者指名伏辜謂公爲神明公曰鼓角爲中軍號令號令在前尚不分明其餘外事將如何也

陳堯佐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爲私惠邪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樂從也

張益州每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必爲判語讀以示民蜀人鏤板謂之戒民集大抵以敦風信篤孝義爲本

襄城民素不事蚕織鮮有植桑者范宣公患之因民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後按其所植榮茂與除罪自此人得其利

澠公爲相因進對言嘗聞德音以縉紳多務奔競非裁抑之無以厚風俗莫若稍旌恬退之人則躁競者自愧耻

明道爲御史上召問所以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郡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上

會心錄卷二  
歎賞以爲得御史體

曾子固居官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促期盡不報按其罪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按與期者即有所追逮州不遣人至縣縣毋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公小則罰典吏大則并劾縣官是於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

顧憲之爲建康令剖斷明決人稱神宰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清儉強力爲政甚得民和故都下飲酒得旨者輒呼爲顧建康言其清且

美也

鞠詠受知于王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知仁和縣公屬吏也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獎進今復爲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荅及至任畧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脩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爲叅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荅曰鞠詠之才不患不奮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

二之二

管子得於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皆謳

歌而引管子恐魯止而害已也欲速至齊因謂於人曰我爲女唱女爲我和其和適宜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遠管子可謂能因事役人人得其所欲已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而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乎

西門豹爲鄴令民苦爲河伯娶婦三老廷椽歲賦民錢數百萬以十三之娶婦裝飾之投手河餘與祝巫共分人有好女者多持之遠遁豹乃與長老約日同至河上送女臨期豹來佯呼女視之曰此女不好更求好女後日送之煩大巫媪報河伯即使吏卒抱女媪投河中有頃曰何久也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

中有頃復投一人趣之復投三老河中良久復欲投廷椽與豪長者皆叩頭流血豹曰無狀河伯留客之久若且罷去鄴民大恐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

梁大夫宋就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亭楚亭皆種瓜梁亭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田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以梁瓜之美因往夜竊搔之瓜皆焦死梁亭欲往報搔瓜宋就不可令人竊爲楚亭夜灌其瓜日以美楚亭察之梁亭之爲也楚令大悅以聞楚王乃謝以幣而請交於梁王

漢卜式初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

會心編卷二  
牧之式既爲卽布衣山蹻而牧羊歲終羊肥息上過其羊所惡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群上竒其言

以東海太守汲黯爲主爵都尉始黯爲謁者以嚴見憚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龔遂爲渤海太守召問何以治渤海對曰海瀕遐遠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赤子弄兵於潢池中耳夫

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便宜從事于是乘傳至渤海界勅屬縣悉罷逐盜吏諸持田器者爲良民持兵者乃爲賊車車至府盜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兵弩而持鉤鋸于是悉平

張敞守京兆尹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請至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盜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裾吏坐里閭闕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

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梟鼓稀  
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

初張敞爲京兆尹而弟武拜爲梁相時梁王方驕貴  
民多豪強踣爲難治敞問武何以治梁武敬憚兄不  
肯言敞使吏送至武關戒吏自問武武曰馭黠馬者  
利其啣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敞且當以柱後惠文彈  
治之耳吏還道之敞曰審如椽言武必辨治梁武既  
到官治果有迹

虞詡爲朝歌長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椽史  
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  
裘服而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悉貫其罪使  
入賊中誘令劫掠廼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

虞詡爲武都太守羗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峭谷詡即  
停軍不進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羗聞之乃分鈔  
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  
倍之羗不敢逼或問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  
不過三十里而今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  
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  
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  
今示彊勢有不可同也

廉范遷雲中太守匈奴入塞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張嬰寇亂楊徐間乃以張綱為廣陵太守綱單車詣嬰壘門喻嬰相見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然為之者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誠轉禍為福之時也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今聞明府言乃嬰等更生之辰遂

率所部降

樓蘭國數遮殺漢使傳介子使大宛詔因令責樓蘭王王謝服介子還謂霍光曰樓蘭數反覆不誅無所懲艾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光乃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以賜外國焉名王貪漢物來見介子使壯士刺殺之立其弟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馮奉世使西域會莎車王弟呼屠微自立為王畔漢奉世遂以節發諸國兵擊斬之上甚悅議封奉世蕭望之曰奉世矯制發兵要攻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

會心編卷二  
光祿大夫

楊璇遷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猾賊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乘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載弓弩剋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征鼓鳴震群盜奔駭破散追逐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孫策將襲許衆懼郭嘉料之曰策新得江東所誅者英髦雄傑輕而無備雖有百萬無異獨行中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果爲刺客所殺

蒲寵爲許令時太尉楊彪收付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考訊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見大將軍操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爲惜之操立赦出彪

劉備在豫州舉袁渙爲茂才渙爲呂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布大怒以兵脇渙渙笑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耻將軍之言使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

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孫策薨以事授弟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曰今  
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揖盜未可  
爲仁也乃易服扶上馬使出巡軍

樊佻誘諸夷圖以武陵附漢中劉備孫權召問潘濬  
潘荅以五千兵徃足以擒佻權曰卿何以知之曰佻  
是南陽舊姓頗弄唇吻而實無才畧臣所以知之者  
佻昔爲州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  
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

祖珽爲倉曹參軍神武口授三十六事出而疏之無

### 一遺失

徐紇有機辯強力終日治事不以爲勞時有急詔令  
數吏執筆或行或卧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一事  
吳朱然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  
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

何敞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嘗歲儉夏節忽榜門受  
餉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貸貧人輸租

王丞相善於因事初過江帑藏空竭唯有練數千端  
丞相與朝賢共制練布單衣一時士人翕然競服練  
遂涌貴乃令主者賣之端至一金

劉疇避亂鳩壁賈胡數百欲害疇疇援茄吹爲出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群胡皆垂泣去

杜預還襄陽以爲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

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賓客輻輳求訢咨稟盈堦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悉皆贍舉又喜賓客言笑彌日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校定

李崇除兗州舊多劫盜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際雙椎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卽擒送自是諸州悉置樓懸鼓以禦盜

張易昇元中令上元後以水部員外郎通判劔州刺史朱匡業使酒陵人果於誅殺無敢犯者易赴其宴先故飲醉就席酒甫行尋其少失遽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鋒起匡業愕然不敢對唯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鬼眦啗唾自如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

唐契苾何力詔往涼州眎母節延陀毗伽可汗脅其

母弟使從何力拔佩刀東呼曰有唐烈士受辱賊廷  
耶帝知被執泣下即許延陀尚主因求何力乃得還  
公主行有日何力陳不可帝曰天子無戲言既許之  
柰何何力曰禮有親迎宜詔毗伽身到京師或詣靈  
武彼畏我必不來則姻不成而憂憤不知所出中必  
携貳不及一年交相疑沮毗伽素狼戾必死死則二  
子爭國內叛外携不戰而禽矣後如其策

顏真卿為平原太守時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以霖  
雨為託修城浚池陰料丁壯儲廩食乃陽會文士泛  
舟外池飲酒賦詩或謔於祿山祿山密偵之以為書

生不足虞無幾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

具脩

令狐楚除守兗州州方旱儉米價甚高迂吏至公首  
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曰舊價  
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救左右竊聽  
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米價頓平

神策軍使王駕鶴久典衛兵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  
其變以問崔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語移時  
而代者已入軍中

劉晏有精力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募善走者置遞相  
望覘報遠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權悉在掌

會心錄卷二  
握勾檢出納雖至納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  
輕出一言晏始為轉運時財賦歲入四百萬緡季年  
乃千餘萬緡

李愬名位素微淮西人輕之不為備愬夜半乘雪襲  
蔡州克之擒吳元濟檻送京師叱於鞠場以待宣撫  
使裴度度入城李愬具橐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  
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願公受拜因而示  
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

張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陣令本將各以其意為之  
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常臨  
機應卒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  
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令人自為  
戰不亦可乎

張巡守雍丘令狐潮引兵圍之城矢盡巡縛橐為  
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橐人  
還得數千萬矢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  
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

宋太宗不豫內侍王繼恩等陰謀立楚王元佐宰相  
呂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  
漸字令親密吏趨太子入侍及帝崩皇后令繼恩召

會心齋卷二  
端議所立端知有變即給繸恩使入閣鎖之亟入宮  
后問端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端曰先帝立  
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耶  
乃奉太子即位端平立殿下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  
降階拜焉

夏人饑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  
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王旦請救有司具  
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曰朝廷有  
人遂止

文潞公在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六  
處減價糶賣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平  
前此或限升斗以糶或抑市井價適足以增其氣焰  
而終不能平其價大抵臨事當須有術也

富弼使契丹還報命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  
誓書往且命受口傳之辭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副  
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  
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疾馳還都入見曰執政固  
爲此誤臣臣死不足惜柰國事何急召呂夷簡問之  
語塞遂易書以行

趙清獻熙寧中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死者十

五六諸州皆榜通衢立賞禁人增米價公獨榜令有  
米者任增價糶之于是諸州米商輻湊詣越米價更  
賤民無饑死者

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諍語共折井亭  
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弊矣正欲  
改造更有一亭何不盡拆為薪樂飲如常明日乃究  
問先拆亭者杖而流之

真宗不豫李文定以宰相宿內太子尚幼八大王元  
儼頗有威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  
林司以金盆貯熱水過云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筆

攪水中盡黑王見之駭意其爲毒即上馬去

曹武穆瑋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憚之自是邊境無  
虞一日方召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十亡奔賊境候騎  
報至諸將相眎失色公與客奕棋不應軍吏亟言之  
公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邪虜聞以爲  
襲已盡殺之

宋英宗初晏駕急召太子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亮  
愕然亟告韓魏公欲止召太子魏公拒之曰先帝復  
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之其違權知變如此

張詠令崇陽民以茶為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權之不

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已成爲絹而比者歲百萬匹民富至今

張垂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衆遂蒿呼者三垂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謹或以此事告魏公公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置

蔡君謨知開封事日不下數千每有日限事棟三兩件記之至其日問人不測如神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唯王文正公一切委周未嘗忤其意文正謂丁曰欲面求息澤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不妨一日留身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數步大悔之不數日丁有朱崖之行

薛簡肅公帥蜀民有得偽蜀時中書印者夜以歸囊掛之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怵怵出異語且觀公所爲公顧主吏藏之畧不取視民乃止狄青宣撫廣西時儂知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喻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



葉夢得在許昌歲火饑奏發常平倉粟賑獲數十萬命惟遺棄小兒無由全之遂作空券數千具載律法所云災傷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取給內外保伍凡得孤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于券付之畧為籍記使上其數給多者賞分常平粟量資之于是全活甚衆

高宗南渡駐蹕臨安草創禁苑為行在方造一殿無瓦而天雨郡與漕司大憂之忽一吏白曰多差兵士以錢鏹分俵關廂鋪席賃借樓屋腰簷瓦若干旬月新瓦到如數陪還郡司從之殿瓦咄嗟而辦

內侍任守忠間謀兩宮時司馬公呂侍御力請誅之宰相韓琦忽出空頭勅一道叅政歐公已僉書矣趙槩難之歐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須臾公坐政事堂勾任守忠立廷下數之曰汝罪當死姑責蘄州團練安置取空頭勅填與之差使即日押行以為少緩則恐中變也

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為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逮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

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

韓世忠提兵駐鎮江口扼兀木歸路兀木由秀州而  
來欲遂濟江世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  
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  
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  
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龍王  
廟廟中伏兵先鼓而出獲其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  
馳一人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木也接戰數  
十合敵不得濟兀木大懼

吳玠善讀史凡往事一師者錄置座右積久墻牖皆

格言也用兵務遠畧不求近利御下嚴而有恩虛心  
請受雖卒伍得以情達選用將佐視勞能為高下不  
以親故權貴撓之故士樂為之用

趙南仲葵父方寧宗時為荆湖制置使葵每聞驚報  
與諸將皆出遇敵輒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  
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  
欲為變葵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  
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

二之三

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

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  
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况生者乎馬今至矣  
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  
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  
師事之士乃爭趨燕

文帝輦過卽署問馮唐曰昔有爲我言趙將李齊之  
賢今吾每飯不忘也唐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上拊解  
曰嗟夫吾獨不得頗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  
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古王者遣將跪而推轂曰  
聞以內寡人制之聞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

于外故李牧得盡其智能而趙幾伯今魏尚爲雲中  
守匈奴遠遁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坐  
上功首虜差六級文吏以法繩之下之吏削其爵由  
此言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是日令唐持節赦魏  
江都易王嘗問越有三仁董仲舒曰仁人者正其誼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  
童羞稱伯者爲其先詐力而后仁義也繇此言之則  
粵未嘗有一仁焉

七國反亞父言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  
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止許之亞父乘傳將會兵

榮陽發至灞上趙涉渡說亞夫曰吳王知將軍且行必置人於殺澠之間兵事尚神速何不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洛陽喜曰今吾據榮陽榮陽以東無足憂者使使搜殺澠間果得吳伏兵

漢肅宗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詔下公卿議韋彪議曰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閎闊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

帝深納之

鄧禹杖策追劉秀及鄴秀曰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爾因進曰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宿止於中與定計議

魏王叡詔散騎常侍劉邵作考課法七十二條下百官議崔林曰考課之法存乎其人若大臣能任其職

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烏在考課杜恕曰明試以功三載黜陟誠帝王之盛制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閱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議久不決事竟不行

諸葛亮治蜀頗尚嚴峻法正曰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願緩刑馳禁以慰民望亮曰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士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凌夷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敵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上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言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

王弘自領運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者每先譴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眇接語笑歡欣者必無所諧人詢其故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

會心錄卷二  
功若求者絕官叙之分既無以爲惠又不微借顏色  
即成怨府亦薄鄙所不任聞者悅服

劉炫謂牛弘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  
不省而望從容可得乎

高允以獄者人命所繫常歎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  
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  
餘釁况凡人能無咎乎

梁陸惠曉爲廬陵王長史帝問何以猷持廬陵荅曰  
靜以修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擾儉則人不煩上大  
悅

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  
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苟清其源何  
憂不治

楊昉爲左丞時字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  
兩朝命所司理之至左司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  
理已成無復疑滯勃然逼昉昉立批曰父殺隋主子  
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叙時人深賞

憲宗討淮西久未有功韓愈上言淮西三小州而當  
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  
斷與不斷耳

唐憲宗問宰相爲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太宗觀明堂圖禁杖人背是故安史以來屢有悖逆之臣皆旋踵自亡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先後可見矣

盧坦爲河南尉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公爲捕盜去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多積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故不察

唐憲宗問宰相人言外朝朋黨大盛李絳曰自古人君所惡莫若朋黨故小人譖君子必曰朋黨蓋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迹故也夫君子與君子合豈可使與小人合然後爲非黨耶

劉瑒與崔慎由議政於宣宗前慎由曰惟當甄別流品上酬萬一瑒曰昔王夷甫祖尚浮華妄分流品致中原丘墟今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遽以流品爲先臣未知致理之日慎由無以對

德宗時李納陸梁上表欲進錢五百萬上怒謂丞相曰朕豈藉進奉者崔文公曰陛下欲知真偽不難但

會心錄卷二  
三  
詔納便以回賜三軍即其情露矣納若遵詔是陛下  
恩給三軍納若不從是其樹怨於三軍也上曰賜之  
何名祐甫曰兩河用軍以來天平功居多朝廷未及  
優賞上以爲然詔至納慙恚構疾而終

唐主與馮道從容語及年谷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  
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  
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而顛隕凡  
爲天下者亦猶是也又問今歲雖豐百姓贍否道曰  
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豐則傷於谷賤豐凶皆病者  
維農家爲然

李沆爲平章事帝問治道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  
喜事之人爲先帝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美人爲  
貴妃沆對使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  
其事遂寢帝嘗謂沆何獨無密啓沆曰臣待罪宰相  
公事公言之何用密啓人臣有密啓者非諂則佞臣  
常惡之豈可效尤

李文靖公嘗言居重位者實無補萬分惟中外所陳  
利害一切報罷之惟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  
備具或徇所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

劉忠肅公奏事因論人才大致公曰人才難得能否

不一性忠實而有才識上也才雖不高忠實有守次  
也有才而難保其終可借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  
望隨勢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

杜正獻公嘗曰今之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是不  
恕也衍知兗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公租  
所得均給之公租不足即繼以公帑量其小大咸使  
自足尚復有侵擾者真貪吏也於義可責又曰衍歷  
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箇官負其間不職者即委  
以事使之不暇墮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  
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

真宗立李文靖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王文正以  
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文靖曰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  
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  
祠之事作矣吾不及見此此叅政他日之憂也

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文正以爲不可  
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未甚有害今國用  
未節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商賈勢必取之於  
農與其害農孰若抑商爲今之計莫若先省國用國  
用有餘先寬賦役而後及商賈即弛禁恐防於事識  
者以爲經遠之見

薛簡肅公天禧初爲江淮發運使辭王文正公旦公  
無他語但曰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而謂人曰真宰相  
之言也

蘇子容請以獲盜多寡立縣令殿最法以爲巡檢縣  
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民不爲盜能使民不爲盜者  
縣令也且州縣物務歲課稍虧官任有罰令良民罹  
剽奪之害而親民官獨不任責可乎

歐公知開封府包公代之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  
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名有以包公之政厲公者公  
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  
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者聞者稱善

韓公謂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然則擾  
太原士風喜射故民間有云箭社琦在太原不禁亦  
不驅故人情自得亦可寓兵備於其間後宋相繼政  
頗著心處之下令籍爲部伍仍須用角弓太原人貧  
素用木弓自此有賣牛買弓者人始駭然矣此出於  
有心故也

歐文公嘗謂爲政以鎮靜爲本明不及察寬不至縱  
吏民安之又曰凡治人者不問吏才能否設施何如  
但民稱便即是良吏

會心紀卷二  
三  
汴水輦運卒有私貨市者上謂侍臣曰幸門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篙工楫師苟有少敗鬻但無妨公事不必究問異官物之入無至損折可也蒙正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偽在君子豈不知之若以大度兼容則萬事兼濟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兼受善惡窮乏則姦慝無所容故慎勿擾也

司馬公等教人行義文史爲多歐公獨與人談吏事張舜明問故公曰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在夷陵欲求史漢書一覽無有因取陳年公案反覆玩之見其在直垂方以無爲有違法徇情滅親義不可勝數且以夷陵偏小尚如此在天下可知已自是臨政遇事每不敢忽以至于今忝塵三事或以爲翰墨致身自知諒是當年矢心實地之報耳舜明忻伏

張忠獻公乞斬御藥馮益以謝劉豫趙中簡曰自古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群闖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但見奪職謫輕必不致力營救且幸其去位必以次規進

安肯容其人耶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人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忠獻歎服

介甫欲變科舉使兩制三館議之蘇軾議上即日召見問何以助朕辭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大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曰卿三言朕當詳思之

熙寧元年河朔旱傷國用不足王安石以為國用不足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司馬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

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于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也帝曰朕意與光同姑以不允答之

宣公攝成都程子告歸公曰何以教我子曰公言為將帥當使士卒視己如父母然後可用而公為政不若是何也舊帥新亡公張樂太享將校於府門是教之貳也公與舊帥為同僚失同僚之義其過小屬官于主帥其義重曰廢享而頒之酒食如何曰無頒也武夫視酒食為重事弗頒則必思其所以而知事帥之義乃因事而教也公曰安所得聞長者言謹命如

蘇子瞻言頃試制科中程英宗即欲授知制誥相國  
韓公曰軾之材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  
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  
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  
用之則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乃授直史館  
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江公望答陳祐曰榻前一磚之地是人臣對君父極  
言天下事去處惟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不欺心則  
可免戾人見各有不同惟附會祐他日為上誦之上  
以為名言

宋田况知制誥因奏事論及政體仁宗頗以好名為  
非况退而著論曰人主為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  
人人好名畏義何事不立夫上之取下亦在作其好  
名之實而已好名則畏義人臣好名雖未能一一誠  
于盡忠亦決不為不忠之事

鄒志完遇冗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常雜而不  
厭若雜而厭非所以為常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欠市易錢繫者甚衆有富人出  
錢伍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  
何也曰願得福耳曰佛殿未甚壞佛未至露坐也孰

會心錄卷二  
若為獄囚代償官逋使百人釋桎梏之苦得福豈不  
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錢囹圄為之一空  
王巖叟侍講筵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不知何以消日  
曰看文字對曰陛下以讀書為樂天下幸甚大抵聖  
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  
屏絕他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四字  
是積學之要願晉聖意

環慶大饑以宣公代守帥公到慶州餓殍滿路公歎  
發常平封椿粟麥賑之州郡皆欲俟請旨而後散公  
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  
坐罪卒發粟以賑而後聞

徐仲車酷慕諸葛武侯以其所學之廣所養之厚也  
嘗謂兵者實大賢盛德之事非小才小智所能用亦  
不獨用之難也言之亦難若所養不至而易言之鮮  
不敗事

劉安世曰金陵非常人其質樸儉素終身好學不以  
官職為意是則同但學有邪正爾而言者輒溢惡此  
人主所以不信而天下至今疑之以其言不公也故  
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術乖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  
主必信若謂其以財利結人主如桑弘羊禁人言以

固位如李林甫姦邪如盧杞大佞如王莽則甚矣蓋以其人有德行天下素尊信之而夷攷之無是事則與夫毀之之言亦不信也此進言者之大戒

劉元城言哲宗皇帝嘗因春日經筵講罷移坐小軒中賜茶自起折一柳枝程頤為說書遽起諫曰方春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擲棄之溫公聞之不樂謂門人曰遂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正為此輩

薛昂林自乞毀資治通鑑板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題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於是昂自駭異而謂瓘曰神考少年之文耳瓘曰聖人之學得于天性豈有少長之異昂沮不敢議毀蔡卞乃令置板高閣

陸象山曰往時充員勅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方看詳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當時寢罷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

#### 二之四

子羔為衛政別人之足衛亂子羔出走郭門閉則者

會心齋卷二  
三  
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曰吾不能虧損主法而刑子吾難在此乃子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刑者曰斷足固我罪也君之治臣傾倒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其子羔之謂歟漢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婦皆懷妊長婦胎傷弟婦生男長婦遂盜取之爭訟三年州郡不能決黃霸令卒抱兒去兩婦各十步許叱令婦自取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啼叫弟婦恐致傷害因而放與而心甚懷愴

霸曰此弟子也責問乃伏

周紆廉潔無私嘗築塹以自給肅宗以為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侵晨取死人斷手足置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者門曰果誰載藁入城者門者對曰唯有是掾耳收廷掾考問具服後人莫敢欺

羅珣會稽人為太常曹王臯軍亂劫府庫珣捕首惡十餘人斬以徇環轅廷中俾投所劫物皆滿不問其餘擢刺廬州民間病者捨醫藥禱淫祀珣下令禁止民不敢復聽於神

歐陽暉治鄂州桂民有爭舟相歐至死者獄久不決  
公至出囚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畢悉勞而還  
獄獨留一人其人色動而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因  
不知所以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  
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矣囚乃服  
張允濟為武陽令民有以犍牛依婦家者父之孳十  
餘犢將歸婦家不與牛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象其首  
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  
知遽曰此壻家牛我無與即遣左右撤象曰可以此  
牛還壻家

桑大司農張晉為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  
夜穿垣將入取貲其子以為盜也睨其入撲殺之及  
燭視尸則其父也吏議欲誅其子不知其為父欲釋  
無誅則有子殺父名久不能決晉奮筆曰殺賊可恕  
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為盜不孝明矣卒殺  
之燕都市中

隋于仲文遷固安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  
兩家俱爭認州郡不能決仲文令兩家各驅牛群至  
乃放所認牛遂走向杜氏群中去又陰使人微傷其  
牛杜氏嗟惋任家自若仲文判牛還杜呵詰任氏服

罪而去

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獄縣令以公綽素持法必殺貪者公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懷法法亡竟誅舞文者王克敬嘗為兩浙鹽運使温州逮監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汗教甚矣自今毋逮建議著為令

范邵為浚儀令二人挾絹於市互爭令斷之各分一半去浚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愠之色於是擒其色喜者坐之乃服

張忠定公詠在杭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壻主其貲而遺書曰他日欲分財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壻子長果以財為訟壻執遺書請如約公閱之判曰汝婦翁智人也乃命以財三與壻七與子皆泣謝去服公明斷

張忠定公為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髮傍插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公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杖我邪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公援筆判云一目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臺府自劾

張詠討劉旰兵迴有以斬首級求賞者公曰當奔突  
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邪此必戰後剪來知復是誰  
殿直段倫曰學士神明也當時隨倫為先鋒入賊用  
命者皆中傷破體主帥令付營將理矣公命悉昇以  
來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於是軍情以公賞罰至  
當相顧歡躍

韓億知洋州有太校李申以財豪於鄉里誣其兄之  
子為他姓賂里姬之貌類者使認之為己子又醉其  
嫂而嫁之盡奪其奩橐之富嫂姪訴于州及提轉申  
賂獄吏嫂姪被笞掠反自誣伏受杖而去積十餘年

治公至又出訴公察其寃因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  
嘗引乳醫為證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出乳醫示之  
衆皆伏罪子母復歸如初

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逃亡者張忠定公許其首  
身拘毋十日不出釋之復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云  
禁毋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踈結髮之情何厚  
舊為惡黨今又逃亡許令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民  
悉安居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逃亡不知所之  
文叔父母訟于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嘗貸於富

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殺女奴棄屍水中富民不勝  
播楚自誣服若水疑之密使人訪求女得之密送于  
州引文父母問曰汝女寧識之手對曰安有不識從  
簾中推女出見父母抱持泣曰是也乃釋富民父子  
桎梏富民起至若水所謝若水閉門不納州欲奏論  
其功若水曰但求不寃耳論功非本心且置錄事于  
何地耶

包孝肅公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公使歸屠其  
牛鬻之既有告私殺牛者公曰何為割某家牛舌而  
告之盜者驚伏

二之五

李侍郎若谷守并門民有訟叔不認其為姪者欲併  
其財累政不能直李令民還家毆其叔民辭以不敢  
李固強之民如公言果訟其姪因而正其罪分其財

惠帝二年蕭何卒曹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  
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  
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  
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  
是以先之

漢吳祐為膠東相畜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

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負之促歸伏罪性懼持衣詣閣自首具述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臧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輔下則望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也聞者率感激自勵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令歸家

桓公溫在荊州全歆以德被江漢耻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云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梢雲根下拂地足意譏杖不著桓公云我猶患其重

謝公時兵廝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為京都劉寬歷典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皆悅化之

曹彬仁愛多恕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

其舅姑必以婦為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志如此

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白黑不大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歐尹嘗歆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日起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也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處之便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

天雄卒有犯法衆謂穢具必殺之曹穆公乃處以常法或以為疑公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吾衆非喜殺也平時法內郡安事此乎

宋元獻公以言者斥其非才罷樞相守洛有舉人行囊中挾漏稅之物為僕夫所告公曰舉人應試誰無所貨之物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不可長僚屬曰犯者乃言官子也公不答但送稅院陪其稅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王文正公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印寇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歆行遣文正問曰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印

者是否曰不是公曰既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問  
陳文惠公十典大州六為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使  
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護之故未嘗黜  
一下吏

二之六

公儀子相魯食於舍而茹葵令左右拔之入室而見妾  
織帛怒而斷其織曰吾業已相魯國食君祿又復奪  
園夫女紅利手

魯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  
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  
以知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而無私積可不謂  
忠乎

後漢交趾太守張恢坐減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  
入大司農詔頒賜群臣鍾離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  
不拜賜帝恠問故對曰臣聞孔子恐渴於盜泉之水  
曾參回車于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減穢之寶誠不  
敢拜帝曰清平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千萬賜意

揚震為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  
材王密為昌邑令夜懷金十斤相遺震曰故人知君  
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

會心錄卷二  
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

張奐為安定屬國都尉羌有獻金馬者奐召主簿張祈入於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殿使金如粟不以入懷盡還不受威化天下

姑臧稱富邑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孔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或笑之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徒益辛苦耳奮既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

黃瓊辟汝南范滂滂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為清詔使案察冀州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臧汙者皆望風解印綬去

諸葛孔明嘗與後主言曰成都有桑八百株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饒餘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府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

毛玠公清嘗為吏部典選莫不以廉耻自厲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魏武嘆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玠風俗之易不難

曹公在官度召華歆賓客送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

之意不覺所贈遂多恐以懷璧為罪衆留所贈而服其德

魏裴潛為兗州刺史作一胡床及去官畱以挂

挂梁

吳隱之弱冠介立不取非道刺廣州有水曰貪泉云飲者懷無厭之歆隱之曰不見可歆使心不亂越崖喪節吾知之矣乃至泉酌而賦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勵常食不過鮭菜後歸妻劉齋沉香一斤竟投香

於水

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為庭尉正冬服單簿寺卿蔡

子度歆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顧郎

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

劉敞好施務周人急人或遺之亦不拒也久而嘆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

陶潛少有高趣為州祭酒不久解歸召主簿不就後復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郡遣督郵行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邪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以見志

姚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有司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曰吾所衣著止麻布蒲練此物

會心編卷二  
於吾何用既歆相歡接幸不煩爾門生遜請察屬色  
驅去

常曩至延州見弟孝寬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之  
曩惡其華飾心弗歆之笑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簪  
墜履者惡與之同出不與之同歸吾之操行雖不逮  
前烈然捨舊錄新吾不歆也乃乘舊馬以歸

楊綰知友皆一時名士或造之者清談終晷未嘗及  
名利有歆干以世務綰言必玄遠不敢發詞內愧而  
退大曆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不遠數千里爭  
趨其門

晉胡質以忠清顯刺荊州時子威往省及歸賜綰一  
疋威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此質曰是吾俸祿之餘  
故以為爾糧耳威受而去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爨  
炊食畢復隨旅進道質帳下都督敬愛之陰齎與為  
伴每事相助經營威疑之知為父部都督也謝遣之  
後以白質質杖都督除其名父子清慎如此

楊綰始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寬即日折毀城南別  
墅園林京兆尹黎幹減損騶從大半中書令郭子儀  
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徹音樂五之四

隋趙軌少好學有行檢其東隣有桑葢落其家軌遣

人悉拾還其主為齊州別駕徵入朝父老相送各揮  
涕曰公清若水請酌水一杯奉餞在道行其左右馬  
逸入田中暴人禾執駐馬待明訪禾主酬直而去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為相未敢失禮命一幹吏寄  
錢數千緡氈車子一乘使者到門未敢送伺候累日  
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襜褕言是相公夫人  
使者遽歸告師古帥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歐陽玄作許熙載碑云許為貧謀養不擇祿仕僦屋  
以居糶市以食親故嘗勸之曰君位劣祿薄親年又  
高何猶介至是許笑曰為臣當養何有大小之別記

獨不云小臣廉乎

趙抃生平清慎臨民居敬行簡日之所為夜必焚香  
籲天初任崇安令政簡民懷後守蜀為叅政事入謝  
神宗曰聞卿疋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治簡易  
亦如是乎

包極性峭直剛毅惡吏苛刻為政務敦厚雖嫉惡如  
仇而未嘗不以忠恕與人不苟合不偽辭色以悅人  
平生無私書及知開封貴戚宦官斂手吏民不敢欺  
童穉婦女亦知其名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  
羅包老以其笑比黃河清

杜祈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  
欲滅與相對清談怡如也

劉道原家貧至無以給其旨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  
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尚無寒具溫公以衣襪一二  
事及舊貂襜褕責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之

二之七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也公而好直王使為理  
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父也還返於庭曰殺  
人者臣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  
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鑕而死君子

聞之曰貞夫法哉

程嬰既立趙氏後欲自殺下報宣孟與公孫杵臼趙  
武帝泣固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今不報為  
不成遂自殺也

沛公從百餘騎來謝項羽鴻門羽因留沛公飲項莊  
入前為壽請以劍舞意常在沛公也張良出見樊噲  
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瞋目視羽頭髮上瞋目眦盡  
盡裂羽曰壯士賜之卮酒生彘肩噲立飲割而啗之  
羽曰壯士復能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辭  
以汲黯為淮陽太守黯曰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

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耳

唐常仁約彈僕射許遂良出刺同州良復職黜常為清水令或慰之對曰狂鄙之性假以雄權觸物便發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胆豈能碌碌為妻子計仁約在憲司于王公卿相未嘗行拜人或勸之答曰鵬鷲鷹鷂豈衆禽之偶柰何設拜以卑之且耳目之官因當獨立耳

唐李懷光之解奉天圍也其子璿入見德宗以為監察御史懷光後與朱泚通謀屯咸陽不進璿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臣非不愛其父與家族顧力不能回爾

朱泚召姚令言等議稱帝段秀實勃然起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因以笏擊泚中其額濺血灑地衆共殺之

崔隱甫遷洛陽令黎園子弟胡雛善笛有寵嘗負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曰就鄉乞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出帝遽謝與胡雛隱甫

殺之拜御史大夫

陽城為諫議大夫。人皆想望風采。及陸贄貶。上怒未解。乃帥諸諫官守延英門。上疏論裴延齡奸佞。贄等無罪。時欲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城當取白麻。壞之。痛哭于庭。乃改城為國子司業。尋以直諫左遷。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州之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觀察使遣官督其賦。城自囚於獄。判官不安。辭去。

唐元和末。宦官益橫。人莫敢言。上親策制舉人。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考官馮宿等歎服。而不敢取。詔

下物論。豈然稱屈。李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為劉蕡對策。漢魏以來。無比。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

韓魏公慶曆中。與范文正。富文忠同在西府。事上前。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三人相善。正如推車。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非為已也。

劉元城先生徧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每以辨是非。邪正為先進。君子退。小人為急。其面折廷諍。至雷霆之怒。赫然執簡。却立天威。少霽。復前。極論觀者汗縮。竦聽。以殿上虎目之。

靖康初种師道與平仲以涇原兵勤王見上曰女直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上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也知謝枋得為江西招討使宋亡元強逼至燕京參政魏天祐與之言坐而不對或慢言無禮天祐不堪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皆忠于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于十五年之前一死于十五年之後萬世俱不失為忠臣參政豈足以知此北行眠卧有輿中不食而死

二之八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為其有二乘曰有二乘何為不博對曰為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間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甚則其好善道也亦不能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

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為臺又欲為鐘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為樂不祥景公乃止

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

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  
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  
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  
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  
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  
也有善于寡人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

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擊文侯問於群  
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  
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  
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  
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翟璜  
召任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

秦蒙驚帥師伐魏魏王患之使人請信陵君於趙信  
陵君畏得罪不肯還毛公薛公見信陵君曰公子所  
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  
秦人夷魏之宗廟公子何面目立天下乎信陵君色  
變趣駕還魏魏以為上將軍

初南陽張釋之為騎郎十年不得調袁盎薦之為謁  
者僕射嘗從上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  
能對虎圈畜夫從旁代尉對甚悉帝詔釋之拜畜夫

為上林令釋之曰周勃張相如稱為長者兩人言事  
曾不出口豈效此畜夫喋喋利口給哉今以畜夫口  
辨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為口辨而無其  
實帝曰善乃不拜畜夫

裴措諫桓帝曰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  
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既乖其道豈  
獲其祚哉

漢遣杜喬張綱等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  
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取舉  
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  
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梁冀等以外戚蒙  
恩專肆貪叨仇害忠良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書

奏京師震竦

唐明皇時監察御史蔣挺坐法敕令朝堂杖之張守  
珪奏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則殺當  
流則流不可決杖士可殺而不可辱也

裴綏節度使李祐入為左金吾大將軍進馬百五十  
匹敬宗却之侍御史溫造於閣內奏彈祐違敕進奉  
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  
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

柳公權為觀察判官上見公權書疏愛之以權為右  
拾遺一日謂權曰卿書法何如斯之善對曰用筆在  
心心正則筆正心邪則筆邪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  
諫也

唐穆宗時崔發毆曳中人因繫獄不以郊赦原臺諫  
李勅張仲方倫申救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曰崔發  
毆曳中人誠大不恭然其母年八十因發下獄積憂  
成疾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所宜矜上愍然曰比諫官  
但言發寃未嘗言不恭亦不言其有老母如鄉所言  
朕何為不赦之即釋其罪

言治為中丞左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擯撫細故嘗  
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於失人是故聽言  
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  
幾其無誤孝宗深然之

趙抃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  
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為小人雖小過當  
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註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  
德時吳克鞠其鄉馬遵吳中復等皆以直言居外歐  
陽修賈黯復求郡抃言近日正士端人紛紛引去者  
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由是克等

悉得召還

田錫好言時務既居諫職即上疏言軍國要機一朝  
廷大體四疏入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或謂錫今宜  
少悔以遠說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  
性豈以一賞可奪耶

陳忠肅公在言路知無不言然議論持平務存大體  
彈擊不以細故未嘗及人私過嘗言人主托言者以  
耳目固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况以訐為忠無  
補于時反傷治體乎

張昇指切時政無所避畏仁宗謂之曰鄉孤立乃能  
如是對曰臣仰托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  
之臣恃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陛下  
乃孤立耳帝為感動

劉忠肅公上疏云君子小人之分在乎義利而已小  
人非不足備任使特心之所向不在乎義故希冀之  
心每在事先奉公之志每在私後此小人不可也

英宗謂韓琦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  
王不少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  
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  
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

帝大感悟

宋仁宗時韓絳奏孫抃非糾繩才抃即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捷給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上察其言趣令視事未幾抃舉吳中復為監察御史抃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抃曰昔人耻為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官邪

溫公遇呂誨于朝密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愕然曰以介甫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柰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為此言耶王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相府則天下必受其弊矣

上謂呂晦叔曰司馬光方直其如迂濶何晦叔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濶况光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於迂願陛下察之

諫官王覲言執政忤旨落職知潤州曾公肇封還詞

會心錄卷二  
頭言覲之一身出入內外不足為重輕而陛下寄腹  
心於大臣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不可闕一今覲一  
言論及執政即日去之是何異愛腹心而塗耳目豈  
不殆哉上悟加覲直龍圖閣

呂晦叔真大臣其言簡而意足孫莘老嘗言裕陵好  
問且曰好問則裕晦叔曰好問而裕不若聽德而

任伯雨為右正言半歲之間上有八疏曾布畏其多  
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便可即真伯雨論益力  
時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自古未有君子  
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終

于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生此播遷建中乃其  
紀號不可不戒

陳禾上疏劾童貫黃經臣怙寵專權之罪願亟竄之  
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  
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  
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  
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色變感動內侍請易衣帝卻之  
曰留以旌直臣

監察御史常安民論章惇專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  
其權又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

怨復論蔡京姦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  
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  
連朝士在朝之臣京黨過半不可不覺悟而早逐之  
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

二之九

蓋公齊人也明老子師事樂臣公漢興齊人爭干世  
主蓋公獨遁居不仕及漢定天下曹參為齊相乃盡  
延問長老諸生以百數何以治齊言人人殊參不知  
所從聞蓋公善治黃老乃使聘之公為言治道貴清  
靜而民自定遂推此顛為參具言之參悅乃避正堂  
舍蓋公師事之齊果大治

羅君章為桓宣武從事謝鎮西作江夏往檢校之羅  
既至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桓問有何  
事君章曰不審公謂謝尚何如人桓曰仁祖是勝我  
許人羅曰豈勝公人而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桓公竒  
其意而不責也

宋史檀珪託王僧處求祿不得與書云蟬腹龜腸為  
日已久饑虎能嚇人遽與肉餓麟不噬誰為落毛王  
乃用為安城郡丞

唐武太后時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學多通狄仁傑重

會心編卷二  
之行冲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  
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珠多矣行  
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  
無也

張九齡獎愛李泌常引至卧内九齡與嚴挺之蕭誠  
善挺之惡誠好佞勸九齡絕之九齡獨念嚴太苦勁  
不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  
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驚  
謝因呼小友

杜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荐之  
意伯淳曰願侍郎寧有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  
替公敬納焉

蕭楚方知深陽縣時張乖崖作牧一日召食見公几  
案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間殺老尚書蕭  
改恨作幸字公出視藁曰誰改吾詩左右以實對蕭  
曰與公全身公功高位重姦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  
統獨恨太平何也公曰蕭楚一字師也

程伊川與韓持國范夷叟泛舟潁昌西湖須臾有官  
上書謁韓求知已程曰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  
倒來求已夷叟曰正叔大執求薦章常事耳伊川云

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二之十

孟孫獵而得麇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麇母隨之而號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歸而求麇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號臣弗忍竊縱而與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為傅左右曰巴有罪於君以為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麇而不忍又何忍於人子乎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坐解左轡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讓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已也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

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嘗為吏賦於人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匠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

鄰國也

初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也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小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翟璜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為廷尉吳薦洛陽人賈誼以為博士足時賈生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一歲中起遷至大中大夫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

劉備以龐統守耒陽在縣不治免官魯肅遺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備見統與談大器之遂用統為治中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

諸葛誕為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亟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群僚莫不慎其所舉

荀令君舉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有負俗之累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

荀淑字季和為朗陵侯相所在流化所授常褐芻牧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為英彥

宋司空劉劭見梁庾杲之而奇之謂曰見卿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王儉以為衛將軍長史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寔難其選庾景行汎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為蓮花池

逸少與桓温戕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偉器而令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

才易務矣

劉備以蔣琬為廣都長備嘗因遊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治時又沉醉備大怒將加罪戮亮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願重察之

初庾翼薦桓温於成帝曰温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宜委以方面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勲時杜乂殷浩才名冠世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東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

李勣臨事選將必訾相其奇麗福艾者遣之或問故答曰濟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

卷八 紀事 卷二  
三五  
裴均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均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均資遇甚厚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均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先時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均獨賞之

孫夢得為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或問曰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薦之何也孫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後二人俱以風力名天下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無功輔政唯薦二臺官為無媿耳王沂公嘗言始參大政屬故王太尉當國每進用朝

士必先望實或曰某人才某人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權任則榮途坦然中外允協故公執政之日遵行是言而人皆服

寇公準為相章聖嘗謂兩府欲擇一人為馬步軍指揮使公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寇問其故曰例簿也寇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須檢例邪安用我輩壞國政者正由此耳

司馬公光與呂惠卿論新法於上前司馬曰三司使掌天下才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西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

范文正用人取氣節然濶略細故為帥府多辟置故相牽謫人或以問公公曰人之有才能無毀黜者自應用于宰相惟實有可用不幸陷于過失者不因事起之則遂為廢人矣

吳文肅公子璟素以堅挺有氣節聞韓魏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關門下有以璟為賢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

張詠知成都召還朝議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為不可王旦對於上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他人往妄有變更矣上是之言者亦服

張忠定公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

溫公薦安世充館職因謂公曰知所以相薦否公曰獲從公遊舊矣溫公曰非也光居閒是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蘇子容云平生薦舉不知幾何人唯孟安序朝奉分寧人歲以雙井一斤為餉知吾無苞苴之饋也

平入者以難辨一在為能呼吾無能為之無道

雖小者必以難辨一在為能呼吾無能為之無道

一在為能呼吾無能為之無道

一在為能呼吾無能為之無道

一在為能呼吾無能為之無道

一在為能呼吾無能為之無道

一在為能呼吾無能為之無道

